

有土地，就会有足迹

池莉

我走了那一步，
它使我的良心
感到了
永远的欣慰。

——小说中一个人物今天的话

一段开场

教训多得溢出来了：忠心耿耿的保管员朱老头为了守住队屋门口那棵老梨树上的大甜梨，把竹床扛到梨树下过夜。半夜里，悄悄摸过来几个人，连竹床带朱老头一起给移到了旁边的圆口粪坑上，梨树枝摇动的声音惊醒了朱老头，他赶紧翻身下床——咕咚一声，朱老头溜到粪坑里了。牛粪像泥沼一样软软陷住了保管员的腿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保管员嘶叫。

几条人影轻飘飘打他面前过，嚼着梨，叽哧哧哧笑，说：“……不要紧，不深……”

“稍稍冷静一点儿，就爬上来了……”

咳咳，听声音还有女的，这不是知识青年会是谁？

自从知识青年下放到这里以来，朱滩大队三天两头丢鸡；河湾里的菱角说是明天可以摘了，可一夜之间全没了，就像自动沉到河底去了。还有，知识青年们的肚皮大得无边——“队长，没米下锅哪。”他们说。可是每人每月定量是足足五十斤大米，外加分些红苕、土豆什么的；他们烧柴就像烧窑，一个姑娘洗几根头发要用杀一头猪的开水，咳咳！

朱滩大队分管知青的副书记在公社死乞白赖争招工名额，说他们大队的知青能吃大苦耐大劳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心红眼亮政治觉悟高（事实上也如此，他们在白天干得的确不错）等等，到底让公社领导听进去了。几次招工，公社高抬了贵手——都走了，县城的和武汉市的都走了。那些年轻人高兴得把衣服，除了身上穿的之外，统统送给了农民，而朱滩大队也为此付出了代价：一夜之间少了六十多只老母鸡。够了！

朱滩安宁了一年多。

这是一九七五年，正月十五刚过。几天的小雨一停，冷风一吹，成了冰凌世界；四处都是亮晶晶、光溜溜的，杨柳枝不胜重裹，喳喳折断了腰。

公社的通讯员小黑子骑自行车到朱滩来，一路数不清摔了多少跤。他闯进炉火熊熊的大队部干部办公室，把正在研究工作的干部们吓得一跳。

“这么冷的天气，你来干嘛？”

“就是！芝麻大点儿事也是紧急任务，盖个红巴巴，叫人跑断腿……”小黑子通红的鼻尖差点掉出了一颗清亮的鼻涕珠子。

“搞水利？”

“民兵训练？打靶？”人们猜测。

“别慌，呃，让我先暖和过来……也没什么，要你们——接受几个知识青年。”

“啊！”老保管员瞪圆了眼睛。

“公社党委根据上头的精神决定，”小黑子一边掏文件一边扼要地流水一般地背着文件内容，“……因为朱滩管理知青有方，曾取得过很大成绩；又因为本公社各大队湖多田远居住分散，招工后剩下的知青分散住在各个大队不……不太好吧，所以，要把他们集中在几个大队。其中有五个分到朱滩。过了春节，即来报到。……都是本县城的……表现还可以。”

老保管嘟囔道：“春节早过啦，这也该有个期限：过期作废。”

书记沉着脸说：“在各大队有什么不大好？什么意思？应该自食其果嘛。”

小黑子招手让大伙凑近点儿，透露了一个不可外传的消息，说有一个女知青一个人住一间屋以后，就勾引了一个公社干部陪她过夜。这是不是不太好？出了问题谁负责？最后，小黑子的一句话播到了每个人的心窝里，“看好吧，这个丫头可是分到你们这里来了！”

小黑子走了。凭大家伙怎么掰也掰不开他的嘴。他死活不肯说出那丫头的名字，因为这关系到某位公社干部的名誉。

书记挥手制止了长吁短叹，请各位想想办法。

还是人聪明，人多智慧多。不一会儿，办法就拿出来了。首先肯定一点：这次是哪一个小队也不肯接受的，得让知青们单独生活才行。

在大队土地的边缘，靠近汉沙公路的那块儿，不是有一片尽是水塘洼洼（人们叫它婶婶湖），长满了野草和杂树的柴湖林于吗？手扶拖拉机辛苦一下，不是可以开出几块地吗？虽说那儿远离大队的人家湾子，但离汉沙公路近，知青们是非常乐意这一点的。快吧，赶快调动劳力在那儿盖栋房子，让知青们一来便住进去。于是，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得派一个贫下中农当他们的队长呀。人们又开动了脑筋。

“铁柱子。”

“不行。太年轻了，里面有个骚丫头呢。”

“朱良有。”

“不行。老实巴交的，压不住槽。得要有文化、见过世面的。”

“……不行。”

“……不行。”

书记一直在瞟着民兵连长朱仲贤，看人们都不中要害，启发说：“依我看，可以派一个有魄力的党员干部嘛。”

“我去吧。”朱仲贤站了起来，保持着部队的作风：挺得笔直，表情严肃，语气果断。他身子骨高大健壮，眼睛凹在眉骨后，闪着冷峻严厉的光，看上去四十多岁。大概是黑森森的连腮胡子遮住了他三十五岁的实际年龄。

“好！”众人喝彩，卸下了千斤重负。

老保管骄傲地命令儿子：“狠狠教育那些个偷梨贼！树歪要别，人歪要整！”

民兵连长漠然一笑：好个差事！这就是平日管得宽。过于认真的结果。这么一来，今后大队的任何计划、调拨等等就无法多过问了。既然你书记让我抓一手刺，好！那就正好让你看看。民兵连长拿过了名单。上面写着：

欧光星 男 二十四岁

吕伟 男 二十一岁

赵罗娜 女 二十岁

秋伟宜 女 二十岁

容小多 女 十九岁

——五个，好，来吧！

1

半个多月的工夫，不仅田整出来了，房子，不是一间，而是一栋（拐着弯的一栋）也盖好了。朱仲贤让劳力们统统回湾子，独自一个人完成刷墙壁的任务——他要消磨时间。还来不了，这帮散兵游勇。

“你以为他们和你一样急？人家在县城里过得正舒服哩，看电影，逛商店；——他们的春节起码有三个月。”朱仲贤提着石灰水进进出出，自己给自己消火气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。

朱仲贤一拳擂在桌子上。这世界上简直没有方和圆了！等着吧，非把你们剋得头昏眼花不可！外加扣工分！要是在部队，他朱排长完全可以给你们记大过处分。这季节不等人哪，眼看就要春播了。水田就这么巴掌大的几亩，可以不育早秧，到时候便去大队扯点秧苗来；可这十来亩棉田得靠自己做营养钵①才是啊！朱仲贤急得咬牙切齿，只好

一个人一趟趟从湾子里往柴湖林子拖渣肥。coc1①营养钵：是播棉籽的一种方式。coc2

这天下午，朱仲贤爬土坡时，板车骤然轻松。上了坡，五个新鲜得跟刚出塘的鲤鱼一样的知青来到他跟前。两男三女，不错！你们来了！

“大伯，”一个水灵灵的姑娘，露出两颗稚气的虎牙问他：“请问您老，柴湖林子在哪儿？知青的房子您老知道不？”

成了“大伯”，朱仲贤不好发脾气。可别多望她，这丫头的脸蛋像熟透了的桃子一样诱人。

“你脚下就是柴湖林子。往前，上那个坡，就看见房子了。”

“嗨，好嗓门！”

漂亮丫头朝她的伙伴们做了个鬼脸，挽起另外两个姑娘的胳膊往前奔。

“等等，喂，我说等等，别拉，……哎呀，我的鞋子掉了。”一个细瘦的姑娘，掉了一只棉鞋，穿着花尼龙袜子的脚在地上乱蹠；她的声音好听得跟小鸟唱歌一样。

男孩子们到底稳一些，和朱仲贤并排走着。

“您别见怪，她们天生就是这种样子。”其中一个帮朱仲贤拉着车把，对他说。朱仲贤看见了和自己一般高的年轻人淡黄的胡茬子；另一个穿着一件到处绽露着棉絮的毛领短大衣，衣襟上一颗扣子也没有。他两手一直插在斜口袋里，小胡须下的嘴唇撮着，吹着口哨，一双小绿豆眼四处逛荡。朱仲贤不满意地观察着自己的队伍，盘算怎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他的经验是：头炮很重要。

三个姑娘蹦蹦跳跳爬上了土坡，站住了；几条胳膊乱舞着，指指点点。又是那丫头，回过头来叫道：“快来呀，你们，欧光星，这儿真美，美极了！哦，像一幅国画。”

朱仲贤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那么，这个吹口哨的小胡子就是欧光星了。他不屑地耸了耸肩，对身边的伙伴说：“瞧，吕炜，倒是记得我。”吕炜烦躁地扯开棉衣领子，显得心事重重。

板车顺着树林里的一条斜道滑下去，轻轻松松小跑一阵子，正好停在禾场的一头。

这里确实是个妙不可言的地方。本来是有些荒凉，可是经人的手一指点就变了，你看，房子前面是比篮球场还大的禾场，是朱仲贤用一车车黄土掺沙土拍平的；禾场前面慢慢溜下去，接上一片草滩，草滩上几株小垂柳；再往前就是婶婶湖了。别以为婶婶湖只不过是一个大水洼串几个小水洼，正如书上说的那样：它别有风味。远处是田，是一望无边的仿佛熨斗烫过的平展展的江汉平原。房子后面有条小路，穿过一片杉树林和一座半塌的砖窑，十分钟左右就上了汉沙公路。

朱仲贤不止一次地坐在土坡上看这个地方，就像它是他刚刚生下来的胖娃娃。

五个知青在禾场上乱窜。

“嘿，我们的房子这么大？”

“……一个四方框框，活像个小小的机关单位。”

“可……这么多房间，妈呀，我们加个队长也只有六个人。”

“队长就没有老婆孩子？爹呀娘的？说不定还有老叔子啊二姑婶啦……农村人就是亲戚多。”

“倒也是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一人一间，帅！”

这些毫不顾忌的大声议论刺痛了朱仲贤的心。他没有孩子，老婆死得太早了。是的，是他要求大队修这种房子的，只要他往院子大门口一站，每一扇房门和窗户都逃不出他的眼睛；他留出了大大的仓库、工具房，他要让这里出粮食和棉花。这是朱仲贤对大队书记提出的理由，也是他能够公开的理由；不能公开的呢？朱仲贤心里打算：知青迟早总会走的，留下这房子，办个农科所，自己蹲它一辈子。

一个姑娘注意朱仲贤了。这是个宣传画上画的知识青年的典型模样：齐耳短发，圆脸盘，大眼睛，一身洗白了的军装，军用球鞋系得利索精神。她说：“吕炜，书记不是说队长在这儿吗？”

朱仲贤放下铁锹，摘掉了头上扣的“狗钻洞”①，搔了搔平头，整整旧军衣领上的风纪扣——其实风钩早没了，阔

248步走到禾场中央，大声说：“集合！”coc1①狗钻洞：一种纱织的直筒帽子的俗称。coc2

还兴集什么合，知青们一愣。不过到底都当过学生，尽管愣了一刻，还是走过来自动排成了一横排，只有欧光星一个人弯着腿斜站着，毫不掩饰他嘲弄的笑，看样子，他们都想笑，都使劲憋着。朱仲贤恼羞成怒。很明显，他们笑他是个乡巴佬还喊什么口令。等着瞧吧！

“我就是你们的队长——朱仲贤，你们的春节可真长啊！谁叫赵罗娜？”

看吧，一个个马上收敛了。

“我。”漂亮丫头左右瞧瞧，迟疑地出了队列。

朱仲贤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厚厚的信封扔给她。

“好哇，人还没来，信就到了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有什么？在我这里，不许干过分的事！”朱仲贤就抓住了这个靶子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当了十年兵。对纪律、作风是绝不含糊的。你们既然来接受再教育，就应该想到要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磨炼，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锤炼成真正的接班人。”朱仲贤停了停，观察反应。没反应，老兵，油条了。他想，说多了反而不好。来点儿实际的。

“你们的行李都在大队部吗？”朱仲贤转了一个话题。“是的。”马上得到了回答。

“我们这就去拖回来，顺便领回油、盐、菜、米等等。现在先进屋去，我熟悉一下每个人的姓名。干事没头不成，大家抓紧时间先选出队委，再讨论一下还需要哪些东西；然后队委分派人，出去的出去，分房的分房，厨房点起火，准备做饭。有意见吗？”

“可以哪。”

“就这样吧。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反响热烈。

乱哄哄了一阵子，队委选出来了：吕炜是副队长；秋伟宜，那个朴素的圆脸姑娘是妇女队长；赵罗娜是宣传兼生活委员；欧光星是会计；掉鞋子的那一位——容小多是记工员；——人人都是官。有什么办法，机构必须健全。

下一个问题是还差什么东西。

“哎哎，”欧光星的手总算从斜口袋里抽出来了，“搞条狗来怎么样？”

“狗？不不，不要！狗咬人！”容小多夸张地尖叫；赵罗娜表示赞同：“对了。狗有狂犬病，据说咬了人，人就会死亡，而且没法治疗。”

“娇得冒腥气！”欧光星叭地点燃一支香烟。

吕炜拿出了当家人的姿态说：“我看可以喂条狗，这里只有我们一家——”

“就是不要！”赵罗娜挑衅地冲着吕炜说。吕炜的脸上显出难以掩饰的痛苦和茫然；秋伟宜飞快地扫了这两人一眼，说：“这是干啥？有事大家商量着办。我提议喂只猫，我们倒是要防老鼠。”

意见得到了统一。

“要一只雪白的，朱队长。”容小多紧跟在赵罗娜后面说：“要叫得响亮的。”

欧光星怪笑了一声，容小多横他一眼，说：“免得我们寂寞嘛。另外，给我买一副鞋带，黑色的，不是那种最长的，是中等长短的；……还有，替我买一对勾勾，裤子上的。——”

“荒唐！行了，小多！”秋伟宜蹙起了眉头。

2

都三月中旬了。婶婶湖边垂柳枝条上正舒展着鹅黄色的嫩叶儿。可是，寒流来了。真利索，收音机里话音一落，田野里的风就呜呜吼了起来，气温表上的水银柱刷地掉下好几格。

秋伟宜又到禾场上张望了半天，猜不透为什么田里的伙伴们还不回来，他们的衣服都穿得不多，莫非这朱队长真是石头做的？

老套套，轮流烧饭，秋伟宜是第一个。事情总是开头难。灶台、厨柜、水缸，把她都转昏了。现在总算把厨房收拾得样样俱全，井井有条。当伙伴们吃上可口的饭菜时，个个都说爱她；惹得朱队长也抽了抽嘴角——模样挺像笑。秋伟宜只觉得累，倒没觉得

难。她是吃食堂长大的，从没亲手做过饭菜，但是四年前，一群姑娘站在乡下的大锅大灶前畏首畏脚时，她过去操起了锅铲、菜刀，点燃了灶膛；一会儿，饭香菜美。她觉得这都是自然会做的事呀，她只有一桩难事：写诗。

秋伟宜的小木箱里锁着一大迭稿纸，上面画满了长短句，删节号和惊叹号，可是全不能确切地表现她所要表现的情感：宗旨即做一个高尚纯粹的人，——做家务比起做诗来算得了什么！

天上没有云朵，是一整块毫无光泽的灰布，灰布低得好像就晾在树梢上。风还在刮。伙伴们还没有回来。秋伟宜估计要下雨，说不定雨后还会有冰冻。她想得多挑点水蓄着。

朱仲贤果然像石头一块，在气候骤然变冷的情况下纹丝不动。他给每个人下达了做五百个营养钵的任务。简直把瘦得柳条儿似的容小多也当壮劳力使了。

冷风穿透一层层衣服，收干了皮肤上的热汗，接着就侵入肌肤，刺向骨子。欧光星的忍耐到了顶点，他拣了根草绳，把破大衣拦腰系紧，又竖起只有几根毛的毛领，缩得只剩下鼻尖翘在外面。吕炜把他的手从袖筒里拉出来，等朱仲贤一走开，他又筒起手，用胳膊肘和脚歪歪扭扭地搬动营养钵的铁模子，做出来的不到一分钟便成了一盘散沙。

一颗水珠滴落在朱仲贤前面的细土上，他这才慢腾腾抬头望天，顺势也望了望他的队委们。赵罗娜的手脚都不灵便了，脸蛋发紫；嘴唇不知是在哆嗦还是在抱怨；哪里是在下雨，是容小多走过这里洒下的；她冻成一团，跪在地上和土，一面叭嗒叭嗒地掉泪；吕炜在帮她赶任务。朱仲贤知道考验应该到此为止了。说实话，他们没有抗议——比他估计的要好，虽然照理说，在农村干了三、四甚至六年的人不应该这么窝囊。朱仲贤宣布收工，并说不留下工具，下午休息；田野里立刻响起了轻轻的欢呼声。

大家都在跑。吕炜赶上赵罗娜，把自己的上衣塞了过去。赵罗娜站住了，娇憨而又傲慢，说：

“谁要你的嘛！”

“罗娜，别任性，我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“哦，这么说是我不对罗？”赵罗娜冷得牙齿磕磕作响，愤愤地说：“我说，我们也该结束了！”赵罗娜旋风一样跑了。伤脑筋啊，这恋爱，都说出了这样的话！吕炜闭上了眼睛。

赵罗娜追上了躲在欧光星身旁的容小多，可欧光星块头也不大，和赵罗娜一样高：一米六十六公分。容小多有一米七十呢，所以她的头发在空中无遮无挡地飞舞。赵罗娜发现吕炜的上衣还抱在自己怀里，顺手就披到容小多头上了。容小多立刻在下巴那儿拽紧了衣服。

“好……多了。谁的？”

“……少废话……舌头冻坏……了。”

三个人一起冲进厨房，差点儿撞垮了门。什么都不顾了，都往灶肚子上贴。等缓过一口气来了，容小多沮丧地说：“妈呀，有点儿热的喝吗？人呢，烧饭的师傅呢？”

“干嘛去了？妇女队长——”赵罗娜叫起来。

欧光星揭开锅盖，热气一扑，“姜汤！……小丫头们，别发神经，秋伟宜熬了姜汤来，喝哟。”

这时的秋伟宜正蜷缩在棉被里发抖。她挑第三担水时，风把她从跳板上刮倒了。幸亏婶婶湖岸边都是浅滩，要不，秋伟宜可能就难得回来了。

天纷扬了一阵小雨，竟然下起雪来。

晚饭后，吕炜抄起扁担去挑水，他一看，水缸都是满的。

“你挑的水？”吕炜问坐在灶台上吃锅巴的欧光星。欧光星说：“我？这对宝贝水桶比我还重呢。”

“是我。”秋伟宜推开欧光星，扫着灶台。

“你疯了！”吕炜吃惊地打量秋伟宜。

秋伟宜是三个姑娘中最矮的，虽不像容小多那么瘦，可也远不如赵罗娜丰满结实；除了脸是圆形，其它全是扁的，像条比目鱼。

“以后再也不许你动水桶了，这是我的事。”吕炜说，“你照顾好赵……她们就行了。”

秋伟宜抬起大眼睛上帽檐一样的黑睫毛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吕炜点了点头。欧光星走过来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如果……吕炜不在，叫我一声就行了。我这个人发现不了问题，反应迟钝，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，……不，大脑炎。”

吕炜居高临下把欧光星的帽子撸到了鼻梁上。

晚饭一过，天就昏黑了。小雪花在柴湖林子飘洒。知青队每间房子的每扇窗户下都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——总像有人要推门而入，总像要发生什么事情。秋伟宜怀着这种预感，披着军大衣坐在灶前。水烧热了，只等伙伴们舀去洗。

秋伟宜用火钳在灶膛里扒拉，把通红的棉梗堆在当中，用两边的灰往上盖：这样，明天的灶膛扒开还是热的，好烧多了。一只毛色漆黑的小猫偎在秋伟宜腿弯边，恬静地打着盹。它叫“非洲人”，是秋伟宜起的名字；她反感什么“丽丽”、“花花”之类花里胡哨的名字，而赵罗娜却喜欢，硬说生活需要浪漫的情调。她们为此争持不下，最后各执己见。当然，还是“非洲人”赢了。因为大家都愿意叫这个名副其实的名字。

门吱地一响，赵罗娜侧身挤了进来，提着一只塑料小桶；容小多胸前抱只脸盆，影子一样跟在后面。本来是一个人住一间房的，容小多却搬到赵罗娜房里去了。

“来，‘非洲人’，咱们和好吧。”赵罗娜亲昵地唤着“非洲人”。她认输得快。

她所说的“和好”的意思是指朱队长带来一只黑猫而偏偏不是白猫时，她踢过它一脚。那是气朱队长故意和她别扭。赵罗娜一想起当初的那一声“大伯”，后悔得舌尖直冒凉水。至于对“非洲人”本身，赵罗娜倒没什么恶意。

容小多说：“你看，它理都懒得理我们。”

“我这里有糖，逗逗它。酥心糖呢，我们先吃了再说，给——”赵罗娜送了一颗到容小多的嘴巴，又对秋伟宜说：“给你——”

“别扔，”秋伟宜说出口，糖已到了怀里。她平时不爱吃糖，就说：“我不想吃糖，给，罗娜，别浪费了。”

“我不要了。你不吃扔到灶里去吧。”赵罗娜一边说一边抱过“非洲人”，把一颗糖往它口里塞，“吃嘛，别这么不知好歹！”

秋伟宜猛地站起来，但她没吭声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秋伟宜很喜欢也很善于争论。但指桑骂槐她不会。她觉得这是一种低级的做法。她拉了拉大衣就出去了。

从什么时候起？高中？——大概就是。秋伟宜从那时起就看不惯同年级的女同学赵罗娜。

赵罗娜漂亮，鲜艳，女中音唱得不错，吉它弹得不错，素描画得不错；不错，的确是多才多艺。但是，人总不能太那个……狂妄自私……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。还要明白自己是女性，总不能那么卖弄。自然，秋伟宜也发现赵罗娜看不惯自己，这她就找不出原因了。大概就是彼此性格不同所致的吧。这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的。

“算了吧，伟宜，不值得生气。”

秋伟宜一点儿都没察觉到容小多尾随在身后。她没有理睬她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四合院笨重的木栅门哐地锁上了，是朱队长在锁门。他推行的是宵禁政策。住的方向是男女各三人，隔着院子住对面。另外一侧是仓库，一侧是厨房，他以为这样是能保证安全的。没料到，大门刚锁好，厨房里就传出一声尖叫，同时，什么东西被推倒，铁瓢哐啷落地等声音轰然大作。

秋伟宜的预感应验了。她抢步出门，厨房里已响起了朱队长的雷鸣。“我要关你们的禁闭！吕炜，去给我写检讨！去！”

3

哈哈哈哈，啊哈哈……没有一个人没有笑。在微明的婶婶湖边，突然爆发出的大笑划破了黎明的静寂。

本来这日子，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能够博人一笑的。加上双播又要开始了，朱队长吆喝出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。可今天……

今天天刚蒙蒙亮，几个人还是迷迷糊糊的就跟着朱队长出工了。他们带上镰刀和秧架子，要去大队的田里割紫苜蓿。

朱仲贤是个最没风趣的人，他自己也知道。所以最忧虑和知青们一起走远路。他没话讲，他们也统统不出声。他想，一定得设法打破这种僵局。不然，他就会老被他们蒙在鼓里。

“吕炜，秋伟宜，你们看，我们那几亩水田割几担紫苜蓿才好？”朱仲贤本是无话找话说，却把两名副手考住了。

“这……这要看每亩下多少合适……”

“就是……”

突然，欧光星跳起来大叫：“有鬼！哎呀有鬼！”大家都被他吓得一跳。欧光星把镰刀丢在一边，提着裤子的皮带扣惶惶地说：“衩呢？我裤子上面的衩呢？”他已经顾不得有女伙伴在场是否得体；因为男式制服裤的前面中间肯定开有一道衩，然而他的裤衩肯定是没有了，他拉给伙伴们看。

“我的衩呢？”

“呀，”秋伟宜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是我的裤子。你错收了我的裤子。”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裤腰，生怕自己的衩也错了地方。这一下，大家像中了魔一样爆发了久久持续的哈哈大笑。

吕炜是最后笑的，可他一笑起来就止不住，而且笑声也异样了。他离开大家，面对婶婶湖狂笑，比哭还难听。朱仲贤一下子垮了脸。这不吗？最能干的一个就是这种熊样子。多大一把年纪，就和姑娘闹事。检讨还没交叉这么发傻。

“吕炜！过来！检讨写好了吗？”

没料到吕炜转过身，双手撕扯着衣领，“检讨什么？去它的吧！”他像小野畜一样齧着牙齿，“我……赵罗娜，在大家面前，你敢理直气壮地到我这儿来，坦然地望着我吗？”

“傻！”赵罗娜说，镇静地走到吕炜跟前。啪——一记耳光落在赵罗娜脸颊上，赵罗娜打了个趔趄，嘴唇上渗出了血。

该死！这是在一眨眼间发生的。朱仲贤从惊愕中醒过来，一掌推开吕炜。公牛、母牛，又犟、又横！比农民还野蛮！检讨书有屁用！朱仲贤气得直哼哼，“吕炜，我命令你！去大队部挑粪，装满，拿十担的收据给我！”

“轻点儿，挑就是了。”欧光星代他的朋友说。

“赵罗娜！回队去！”

这丫头居然行若无事，问：“去干什么？”

“去哭！”

“本人觉得不需要。”赵罗娜弯腰捡起镰刀，径直朝田野走去。朱仲贤只好命令秋伟宜、欧光星跟上去。

……这天上午，紫苜蓿割得还真不少……

在这个世界上，吕炜失去的太多了。

首先是母亲。那是他七岁生日的早上，妈妈对他说和爸爸说厂里有突击任务，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参加，吕炜答应了她。不过要求她午饭一定得回来吃，替他做生日面条。可是，吃午饭时她没有回来。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吕炜听说了“工伤事故”这个词，他妈妈就死在这个词上了。

接着是文化大革命，爸爸又失去了。他没有死，可一去几年不回家，也不管孩子们的生活，跟死了区别不大。吕炜失去了一连串在他那个年龄应该有的一切：欢笑、顽皮、撒娇等等。他到工厂去擦锈，到建筑工地去洗石灰，在高高的竹跳板上挑砖，以此来养活自己和两个弟妹。有时候，饿得没办法了，只好领着弟妹走进陌生人家，请别人给顿饭吃，他失去了他本来应该有的尊严。

偶然的一次，同学借给吕炜一本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看完后，他用唯一的一件毛衣换成了自己的。这时候，他猛然明白了。

“算不了什么！”少年的吕炜扬着拳头对过去的生活说。“保尔就是吕炜”——他把这几个字描成粗体正楷。

吕炜对生活发出了挑战。他深信自己懂事了，深信自己能叱咤风云，深信，在将来，他所干的事业能写一部灿烂辉煌的回忆录。吕炜像一匹渴望战场的雏马，一声嘶鸣，腾

空而起.....

在学校，他的功课一门接一门夺得满分；在批判会上，他硬着心肠引证自己父亲的例子积极发言；高中毕业，他第一个写出“到农村去”的倡议书.....下农村，一干就是四年。

本来，他的决心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；不料才干了两年，他就认识了赵罗娜。

在一次公社召开的“先进知青代表大会”上，吕炜作了“扎根农村几点体会”的报告。散会后，一个漂亮动人的姑娘在门口拦住了他。吕炜心领神会地朝她笑了笑，和她一起走向无人的地方——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了一百年。

知识青年们在土地上挥霍不了丰富的幻想，就提前了恋爱；田野处处都是鸳鸯。吕炜断然呵退了一群胸脯才刚突起的女娃娃们。他理想中是要一个高挑个子，漂亮丰满，而且聪明的姑娘。果然这个姑娘出现了，吕炜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。他和她慢慢爬上汉水大堤，他还得看她是否聪明。

“你以为扎根农村就算革命么？”姑娘嘲讽他。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你娶一个农村姑娘就更革命了。”

“这.....我并不主张。”

“好一个傻瓜。”姑娘激昂地发表她的高论，“我真为你担忧。你的文章写得生动感人，听说你的数理化也挺好，难道你就不想继续深造？不想当作家或者数学家、你是糊里糊涂还是真的喜欢种田？真正地对.....泥土的颗粒结构、团粒结构有兴趣？我一点儿也不委屈自己。我想当歌唱家、画家，因为这两件事可以使我入迷。我发了疯一样喜欢它们。所以，农村是我的过程而决不是我的结果——我敢这么说。”

“你多大？”

“十八。怎么，不小了！我们这一代人都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...”

吕炜被征服了。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赵罗娜是他生命旅途中的第二盏明灯。第一盏，当然是保尔·柯察金。不过保尔没有给他别的，而赵罗娜还给了他无数热烈的亲吻。

有了罗娜，生活的车轮飞转起来。

短暂的含着泪花的离别紧接着惊呼一声的相会。一切都充满了天真的夸张，一切夸张都实在是天真无邪。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，直到招工轮到了他们这一届的头上。

赵罗娜的语言里开始使用“手段”、“手腕”之类的词。吕炜制止她，她说：“你懂什么？社会就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这次还招走了我们同届的陈南？表现最好的是你呀，同志！我们不能久等了。”

不久，赵罗娜告诉他说公社党委有个副书记，他的儿子是个海军战士，北海舰队的，她认识了他。吕炜没往下问，他怕赵罗娜笑他小心眼。反正他们的爱情是真的，真得不能再真。

可是，赵罗娜到公社去得越来越勤。海军战士的休假结束后，接着就是一封封书信穿梭来往于北海——江汉平原的上空。

吕炜的好友，也就是欧光星在一天黄昏来到他的队里，从斜口袋里掏出一封窃来的情书，摊在他眼前。

“看看战士的信吧，从中还可看见别的东西。相信了吧？就是这种臭丫头。我尝够了她们的苦水，我比了解自己还了解她们，我提醒你，忠告你，你却鬼迷心窍！可怜的男子汉，怎么这么无能？”

吕炜不能不相信。可是，要他离开赵罗娜却不行！在没有恋爱之前，他不也豪爽地夸过口：... 那种女人，咱一脚踢她八百几十里...

无能呵——吕炜只好去提醒聪明的糊涂姑娘。

赵罗娜的回答只是笑。要不就安详地说：“你真傻，想想啊。... 如果你嫉妒，就堵上耳朵。”

吕炜一次次找她，说要向全中国宣布他俩的关系，她烦了。

前几天的那个晚上，容小多替赵罗娜把吕炜叫到厨房。赵罗娜在灶前拨火灰，说：“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做的事，对你我都有好处，以后你会知道。现在呢，我们暂告一段落，必须这样。”

“得了。讲清楚为什么？”

“又来了，你呀！”赵罗娜把通红的棉梗一段段夹到一只铁瓢里，打了个呵欠，慵懒地说：“不为什么，我想这样。”

似乎一切都淡了，冷了，过去了；吕炜只觉得精疲力尽。又失去了。他受了伤的心隐隐作痛。

“好吧，”吕炜把手插进裤兜里，走近赵罗娜，说：“再见。就算我雇了一个歌妓，为期两年。”

赵罗娜顿时怒目闪闪，流下泪来，“你... 你...”她说着手端的一瓢暖脚用的火炭劈头盖脑扣在吕炜身上了...

吕炜挑着粪，从湾子到柴湖林子... 十担，一上午谈何容易，非马不停蹄才行。吕炜愿意，他愿意让肉体上的痛苦狠狠压迫自己。汗水流过他颈子上被的伤的地方，像针尖在刺... 他不在乎，他失去的反正够多了，那都像刀尖在刺呢！

收工回来，五个人又累又饿。可容小多从灶前钻出来，鼻翼两边糊满了灰，说：“米才刚刚下锅呢，那... 钟停了。”

4

星期六，容小多好像是为了赎罪，端出了让大家喜出望外的美味：红烧鸡块。尽管有些烧糊了，有些还是夹生的，仍然不可否认它本身的价值。生姜、小葱、五香粉、味精和黑胡椒总算有了一次献身的机会，它们和鲜肥的鸡肉在锅里一煮，锅盖一揭... 那诱人胃口的香呵！

天天的豌豆酱，辣椒糊和老包菜刮干了肚里的脂肪，这下真解馋哪！“非洲人”也高兴坏了，歪着脑袋啃鸡骨头，一点一点地好不逗人。秋伟宜吃着，心里总有些过不去。朱队长偏巧回湾子去了。鸡不在这一餐吃不行吗？躲掉一个同锅灶吃饭的人，未免太... 秋伟宜忍不住了，说：“小多，给朱队长留点儿吧。”

“一人一碗，三个鸡头六只鸡爪给‘非洲人’了，没了呀。”

“我这儿还多着，就——”

“秋伟宜，不爱吃给我。”欧光星说，“这能留谁还不留？可惜不是我算盘上的开支。”

“偷的？又开始偷鸡了！”

秋伟宜明白了。她看看大家，都吃得正香，没有一个人表示惊讶。可见他们早就知道怎么回事。秋伟宜是不习惯这种心照不宣的。她一向认真。“我不吃了。”秋伟宜说完端起饭碗，挑了点辣椒糊，回宿舍去了。

这是为什么？

要这样生活？

儿戏神圣的爱情，

出卖真正的品德。

背叛的背叛，

偷窃的偷窃。

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？

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